

DOI:10.13438/j.cnki.jdxb.2014.03.0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流动轨迹及趋势*

姜力 李玉勇

(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42;
空军航空大学 社科系,吉林 长春 13002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职业视角下的传统职业阶层和新兴职业阶层,还是社会地位视角下的强势阶层、弱势阶层和中间阶层,都在频繁地流动。从职业视角看,主要由公有制领域流向非公有制领域,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第三产业;未来一个时期,有的职业阶层将缩小乃至消失,有的职业阶层还将继续扩张。从社会地位视角看,阶层流动既存在阶层成员在不同地位阶层间和同一地位阶层内的个体性流动,也存在着阶层整体的地位流动;未来一个时期,弱势阶层和中间阶层成员的水平流动将是社会流动的主流,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间的社会地位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关键词:社会阶层;阶层流动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4)03-0029-06

基金项目:中宣部马工程课题子课题(MZ42)

作者简介:姜力,男,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流动机制的调整,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复杂的社会阶层流动。无论从职业角度看,还是从社会地位角度看,社会阶层都在剧烈地分化,原有的比较简单的阶层结构逐渐被新的日趋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取代,而且还在继续演进中。这已经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

一、现阶段我国社会阶层的界定

从职业角度看,目前的社会成员可以分为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专业技术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传统阶层,以及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等新兴阶层。其中,个体劳动者与私营企业主的区别,不是依据有关国家工商管理登记条例,因为现行的国家工商管理登记条例已经模糊了二者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区别。这里的个体劳动者是指以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为基础、从事小规模自主劳动经营的群体;私营企业主是指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从事一定规模经营的群体。

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地位角度看,各职业群体内部也有明显的地位分化,即使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往往也处于不同的地位等级。依据社会成员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直接或间接掌控程度,可以将各职业群体中的社会成员分为强势阶层、弱势阶层和中间阶层。强势阶层是指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或者掌握重要权力,或者拥有比较高的经济地位,或者拥有比较高的文化地位,从而拥有广泛社会关系。凭借资源优势,能够对社会公共舆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整个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实现对其他阶层的控制和支配。这个阶层只占社会少数,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大中型企业的高层经理人员、大中型私人企业主、少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等。弱势阶层是指居于政治、经济地位下层,是权利缺失的群体,在经济资源、组织资源以及社会资源上,明显占有较少以至不占有。这个阶层要受到其他较高阶层的控制和支配,往往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很

* 收稿日期:2014-04-12

在线杂志:<http://skxb.jsu.edu.cn>

难找到机会来改变这种不利的社会地位。这个阶层包括大部分商业服务业人员、普通产业工人、普通农业劳动者、大部分个体经营者、部分专业技术人员、部分办事人员、城乡无业失业者等。中间阶层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其阶层的边界比较模糊,与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这个阶层处于社会利益格局的中等位置,不被其他阶层随意支配,也不能随意支配其他阶层,具有相对自主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上,不靠剥取其他阶层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也不会在社会利益冲突中处于完全受剥夺的无能为力地位;在政策影响上,其各种诉求既不会被最优先考虑,也不会最受漠视;在经济收入上,所拥有的物质水平既不能随心所欲地过奢华生活,也不必为基本生存而焦虑^[1]。这个阶层包括部分办事人员、企业的中层经理人员、部分专业技术人员、高级技术工人、垄断部门的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大量中小私人企业主、部分个体经营者、农业经营大户等。

二、职业视角下阶层流动轨迹及趋势

社会成员的职业流动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加速进行,主要由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公有制领域流向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非公有制领域,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第三产业。近年来,物质生产部门的从业人口放慢了增长速度,而各种服务行业和公用事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从业人口增长速度加快。未来一个时期,随着科技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提升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社会成员的职业角色转换将越来越频繁,有的职业阶层将缩小乃至消失,有的职业阶层还将继续扩张。

(一) 职业视角下传统阶层流动轨迹及趋势

1. 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日趋递减

农业劳动者阶层基本上是一个只出不进的阶层。19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出现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当时发展乡镇企业、个体工商业与私营经济的政策,为农业劳动者转移提供了广阔空间。于是,许多农业劳动者由传统农业领域进入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商业等非农领域,主要流向个体劳动者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据国家工商局数据,在1988年,农村的个体、私营就业人员为1600万人,1994年为2866万人,

2007年农村个体就业人员达到2186万人、私营企业就业人员2672万人。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也突飞猛进,1988年达到9495万人,虽然90年代后期增幅有所减缓,但2007年已经达到1.5亿人。就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之际,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1989年大约6000万人,1998年达到8900万人^[2]。2011年农民工总量为2.53亿人,比上年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9亿人,比上年增长3.4%^[3]。这样大规模流动的结果,就是农业劳动者数量逐年减少,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例总体上多年保持下降。在1991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达到3.91亿人的高峰之后,就波动地下降,从2003年开始,由3.66亿人开始直线下降^{[4][21]}。

未来一个时期,还要有大量农业劳动者流向个体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者还很多,到2008年底,我国农村人口为7.2亿人,占全国人口54.3%,农业劳动者占全社会就业劳动力总数的39.6%^{[4][34]};2010年,农业劳动者占全社会就业劳动力总数的37.6%^{[5][43]}。而目前世界发达国家中,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一般都不超过全国劳动力总数的10%^[6]。随着农业部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的下降,会有更多农业劳动者流出。第二,与我国现在已经吸收大量农民工的中期工业化水平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率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还处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有很大的城镇化空间。随着农村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深化,会有更多农民工拥有城市户口,同等享受市民待遇,从而吸引更多农业劳动者进入城镇。但是,从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来看,我国未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规模将越来越小,流速也将趋缓。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1990年出生的农村人口占农村总人口比例最高,为2.43%,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所占比例则逐年下降,下降到1999年出生的0.96%^[7],而这个年龄段就是从现在到未来10年农村新的劳动力供给。实际上,自2004年前后农村劳动力的增量就逐渐减少。

2. 产业工人阶层在缓慢增长后趋于下降

改革开放初期,公有制领域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产业工人阶层依然享受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住房、医疗、退休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因此,很少主动参与流动。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企业用工制度的

改革,以及破产企业的不断出现,大量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被迫流出公有制经济单位,一部分进入失业群体,另一部分流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或者继续从事原来的职业,或者进入个体劳动者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尽管有大量国有集体企业的产业工人流出该阶层,但由于农业劳动者的大量涌入,产业工人阶层的规模还是在不断扩大。产业工人阶层由1978年的7950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12779万人^[8]。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与2000年人口普查比较,2005年比2000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9]。

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在后工业社会阶段,随着科技进步和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产业工人数量趋于下降。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出现产业工人阶层人数下降的历史性趋势。到上世纪50年代,产业工人人数一般维持在就业人口的20%~23%左右,而现在则只占就业人口的6%~10%^[10]。近年来,我国产业工人阶层已经出现了增长速度放慢的趋势,规模的扩展只能维持一段时期,未来将是先缓慢增长后下降的趋势。

3.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通过接纳农业劳动者而持续扩张

这个阶层不仅绝对人数一直在增加,而且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也在增长。通过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与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比较,2005年比2000年提高了2.63个百分点^[9]。随着市场营销和现代商业、服务业等新的职业或岗位的不断增长,未来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比重将继续提升,而且更多地来自农业劳动者阶层。

4.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规模不断扩大

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特征要求从业人员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或技能,缺乏相应知识技能的人无法从事这类职业。这种职业特性为其他阶层代内流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设置了一道门坎^[9]。同时,专业技术人员为了获得从业资格,通常需要付出相当程度的努力,一旦从事了这类专业性工作,也就难以下决心改变职业。虽然有专业技术人员流向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个体户阶层,但流出本阶层的相对数量并不多。这就决定了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具有高度的代内稳定性。同时,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代际流动中,对包括工人和农民的后代在内的其他阶层则一直十分开放。因此,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比重在不断提高。通过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与2000年

人口普查的数据比较,专业技术人员比重2005年比2000年增长了1.77个百分点^[9]。

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社会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高新技术更加广泛运用以及网络的普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传媒等事业单位中的专业技术人员还将不断增加,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发展将更为迅猛。

(二) 职业视角下新兴阶层流动轨迹及趋势

1. 个体劳动者阶层通过接纳其他职业群体成员而继续保持相当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个体劳动者阶层基本上是由体制内无力接纳的人员和被体制内排挤出来的人员所构成。最开始来自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人群,如回城知识青年、待业青年和刑满释放人员,之后陆续来自于农业劳动者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还有少量人员来自专业技术人员阶层。199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个体劳动者阶层的大多为下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种种原因不愿困守乡村的农民,以及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整个转型期间,个体劳动者阶层的规模总体上是扩大的。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个体劳动者阶层规模还将稳步扩大,而且来源将更为广泛,除了更多地来自于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外,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也将是个体劳动者阶层的重要补充来源。同时,除了部分个体劳动者进入私营企业主阶层,还会有一些人进入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失业者阶层。

2. 私营企业主阶层将更多来自于有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优势的阶层成员

最早开办私营企业的,主要是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民、城市中无职业者和个体劳动者等群体。1989年以后,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各级干部“下海”开办私营企业的人数显著增加。根据《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1993年对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分析报告,在1993年以前,开办私营企业前来源于普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务农农民、工匠等基层社会的私营企业主所占比例合计达52.6%,而来自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和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企业负责人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占32.5%^[11]。从绝对数看,私营企业主主要来自这些基层社会群体,但如果考虑各职业人口比例,就会发现具有干部背景者成为私营企业主的比例是

最高的。

从 1990 年代中期起,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主要形成机制从精英循环转变为精英复制。来自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和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企业负责人等阶层的私营企业主越来越多。原本来自弱势地位阶层的业主,在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被淘汰。对其他弱势阶层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边界变得日益封闭。根据《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对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分析报告,1993 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出身于农民、工人的业主占 36.2%,2002 年的调查结果却显示,在 1993 年以前开办私营企业的被调查者中,出身于这两个阶层的业主所占比例都很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比例越来越小,而来自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和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企业负责人阶层的私营企业主,所占比例却大幅上升^[11]。2006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机关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含个体工商户升为私营企业主者)、专业技术人员这三类人员的比例,从上次调查的 33.8% 上升为 67.4%^[12]。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这种发展轨迹,预示着私营企业主在未来将越来越多来自于具有较大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优势的阶层。

3. 经理人员阶层将继续扩大

经理人员的流入渠道比较广泛,许多来源于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专业技术人员、农业劳动者等阶层,也有少量的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改革开放后,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出现,催生了我国第一批经理人员。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用人理念的转变,私营企业中的经理人员不断增加。国有、集体企业改革,特别是 1998 年后国有、集体企业改制,现代企业制度开始推行,公有制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实现分离,产生了一大批职业经营管理者,经理阶层随之扩大。经理人员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1991 年为 0.79%,1999 年为 1.5%,2001 年为 1.6%^{[13][14]}。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随着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和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代表的公司制企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和用人理念的转变,经理人员将越来越多。

三、社会地位视角下阶层流动轨迹及趋势

从社会地位视角看,我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既

存在着多种因素导致的阶层成员在不同地位阶层间和同一地位阶层内的个体性流动,也明显地存在着由经济社会结构因素、制度政策因素导致的阶层整体的地位流动,从而引起阶层地位排序和阶层间距离的变动。转型期间阶层地位的流动轨迹不是连续的,而是阶段性的,这给阶层地位流动趋势的预判增加了变数。

(一) 社会地位视角下社会成员个体的流动轨迹及趋势

1980 年代初到 1990 年代中期,人们的流动更多表现为向上的主动性的流动,一些人实现了由下层到上层的大跨度的流动,获得向上流动机会的社会成员来自各个职业群体。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例较高,比社会中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例还高,甚至引发了“脑体倒挂”的现象。一些农民和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或职业不理想的人,通过从事市场经营活动而成了当时的富裕户。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流入经理人员阶层的几率在上升。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也有较多机会成为有较高地位的企业管理者。这期间,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社会资源的配置呈现扩散趋势,社会成员存在着明显的地位不一致性,任何一种职业在收入、权力、声望三方面的位置都不一致。先富的农民、城市无固定职业者,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不能与所拥有的财富成正比。而国家干部和国有企业工人,收入虽然低于这些先富者,但其社会地位则高于先富者。知识分子当时是城市中收入比较低的阶层,但其在政治上、社会和文化上受到社会的尊敬。在这样资源配置的格局中,几乎大部分社会成员都由于拥有某些“局部性资本”而自豪,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方面^[14]。因此,从政治、经济、社会几方面综合地看,那个时期,社会成员在地位上没有明显的强弱之分,存在的差别只是从政治、经济或社会等某一方面而区分的上、中、下层,它们的职业特征要明显于地位特征。

1990 年代中期以来,阶层流动机制开始发生变化,阶层流动已经显露出不利于社会开放和公正的消极趋向,先赋性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社会资源配置由扩散趋势转为集聚趋势,一些职业群体中原本只拥有一类或两类资源的人已经拥有更多种资源,或者某类资源的拥有者与其他类别资源的拥有者结盟。其结果是阶层地位上的差别已经不是上、中、下层,而是强、弱、中间之分,阶层区分的主要标志由职业特征让位于地位特征。

在这种格局下,中间阶层和弱势阶层成员向上流动的比例逐渐下降,上升流动趋缓。目前,已经形成的强势阶层,趋于不断的再生产自身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阶层封闭性和排他性,通过排斥非强势群体成员进入的方式,实现了不同类型的强势群体成员的自由交换,保持了强势阶层地位的继承性和稳定性,从而导致中间阶层、弱势阶层成员不论是代际还是代内流动,进入强势阶层的机会有所减少。而且,强势阶层在追求永无止境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断地侵蚀中间阶层的利益,使中间阶层在上升流动机会日趋减少的同时,向下进入弱势阶层的被动性流动则有所增强,这相应地减少了弱势阶层进入中间阶层的机会有所减少。“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找工作要比管理阶层子女艰辛得多,就业质量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15]。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阶层垂直流动出现阶段性变化之际,由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阻碍社会流动的一些禁锢逐步解除,以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弱势阶层和中间阶层的成员在同一地位阶层内的水平流动则日益加强。在未来的社会转型期间,经济结构的调整还将继续,市场化和城市化还有极大发展空间,并且随着户籍制度、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弱势阶层和中间阶层成员的水平流动将成为我国社会流动的主要内容。

(二) 社会地位视角下社会阶层整体的流动轨迹及趋势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则占据较高的经济地位等级,但仅拥有单薄的政治资本和反差明显的低政治地位排序。由于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不大,传统体制下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阶层受保护的地位尚未被真正动摇,在经济分层中一直保持着中等地位。

1990年代中期以后,各阶层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逐渐趋于一致,阶层的地位排序发生了变化。第一,拥有组织资本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文化资本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经济地位上升很明显。第二,个体劳动者阶层除少部分发展

成为私营企业主外,大部分由于缺乏继续发展所需要的种种资本,逐步失去了经济优势地位,在经济地位等级排序中的位置明显下降。第三,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一部分中小企业主的相对经济地位有所下降,另一部分企业主经济资本的累积速度加快,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逐步抬升,地位渐趋一致。第四,传统体制下的非垄断行业的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由于企业深层次的改革全面铺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数千万人失去了“铁饭碗”,进入贫困阶层。即使那些没有失去饭碗的,不仅收入增长缓慢,也面临失去饭碗的压力,而且政治地位下降至下层,与社会中上层的差距明显加大。第五,在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沦为弱势阶层的同时,政府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管理者权威不足和激励不足的问题,大大增强管理者的权力。企业管理者在相当弱的约束下,挥霍侵吞企业资产,成为得益较多的群体。199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形成的这种阶层的地位排序,在诸多社会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转型期阶级阶层关系问题研究”课题组在2010年对部分学员问卷调查显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获益最多的三个群体依次为私营企业主、国企管理者、公务员,利益受损最多的三个群体依次为下岗工人、集体企业工人、国企工人,声望明显上升的三个群体依次为科研及教学人员、私营企业主、公务员,声望明显下降的三个群体依次为国企工人、集体企业工人、下岗工人。

近几年来,阶层的两极化流动日趋明显。资源在少数群体中的聚集大大加快,少数人聚集财富的现象比财富扩散的现象更为突出,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的地位差距越拉越大,这种差距已经是结构性的、全方位的分化。具有权力、资金、能力、关系等资源的强势阶层,呈现出以公共资源交换和赢利为目的、以社会资本为中介的强强联合的利益联盟趋向。而弱势群体在经济资源贫乏的同时,也丧失了政治资源与话语权,基本权益不断被侵犯。当然,经济分化是其中最为根本的标志。腐败的集团化、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泡沫化,使我国呈现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比重不断下降、高收入群体收入比重不断上升、收入向高收入群体集中的阶层化现象。一方面一部分人的生存状况在下滑,另一方面,原来的中间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权益也在遭到强势阶层的侵蚀,有一部分人落入弱势阶层,弱势阶层在扩大。可以预计,由于优势积累与劣势凝固的

马太效应,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的差距会继续拉大。

四、结语

如果按照既有的流动轨迹,地位视角下的社会阶层流动在未来还会保持目前的趋势。因为市场化会继续强化经济资本的影响力,文化资本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国家组织还在强化资源的控制,而缺乏三种资本的群体难以摆脱弱势地位。但是,国家在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如果能够通过制度政策变量有力地调控社会阶层的流动,则改变金字塔形的极化阶层流动趋势、实现阶层均衡平等化趋向的阶层流动也是有可能的。事实上,中央近年来已在做这种努力,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而要把这些政治主张贯彻落实,还需要党和政府能够排除利益集团干扰,对目前的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进行重大的改革和重建,创造社会阶层良性流动的外部环境,减少阶层流动的障碍,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竞争秩序,削弱强势阶层力量,保障中间阶层和弱势阶层能够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使中间阶层和弱势阶层有较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参考文献:

- [1] 张伟. 中间阶层界定的一种新视角[J]. 东岳论丛, 2005(6).
- [2] 朱光磊, 陈娟. 中国阶层分化的纵向观与横向观[N]. 天津日报, 2009-02-16(10).
- [3] 国家统计局. 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J]. 决策信息, 2012(37).
- [4] 国家统计局.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09[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 [5] 国家统计局.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11[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 [6] 谢志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民阶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1(7).
- [7] 国家统计局.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EB/OL]. [2014-03-12]. <http://www.stats.gov.cn>.
- [8] 陆学艺.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发展趋势[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5).
- [9]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 2000—2005年: 我国职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J]. 统计研究, 2008(2).
- [10] 王笑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原因、特点及结果[J]. 前沿, 2005(12).
- [11] 陈光金. 从精英循环到精英复制——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主体机制的演变[J]. 学习与探索, 2005(1).
- [12] 陈勋. 从地位不一致到多维地位排序的相对均衡——地位相关关系视角下私营企业主阶层地位的变迁逻辑[J]. 湖北社会科学, 2008(1).
- [13]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14] 孙立平. 1990年代以来社会分层的三大趋势——答友人问[J]. 天涯, 2004(2).
- [15] 李斌. 家庭背景影响大学生入学和就业机会[N]. 中国青年报, 2010-06-26(6).

(责任编辑: 粟世来)

Social Class Flow and Its Trend in Our Count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JIANG Li¹, LI Yuyong²

(1. Jili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Jilin 130042, Changchun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Air Force Aviation University, Jilin 130022, Changchun China)

Abstract: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cial classes, whether they ar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 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atus, have been flowing frequen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 the flow is mainly from the public ownership to the non-public ownership and from the primary industry to the second and third industry. Some professions will shrink and even disappear, while some will expand continuously within certain periods in the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atus, the flow is mainly within different classes or the same class, or in the form of flow of the entire class. Within certain periods in the future, the flow of the weak and middle classes will become the main trend,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mighty class and the weak class will become larger and larger.

Key words: social class; class flow